

父亲的砖窑 童年的歌谣

□言尘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过了，父亲节也要到了。六月，晴朗的天空下，我看着周围的高楼大厦，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童年时乡村的房子，想起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些老房子屋顶上灰色的瓦片和灰色的砖墙，想起了父亲曾经劳作过的砖窑。

村里的砖窑，位于我们村东头山下一条小路的里边，旁边是一大片的水田，不远处还有一条蜿蜒的小河。

记得在冬天的时节，清晨起来，村中专门负责烧制砖瓦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个村民就开始忙碌起来了。童年的我有时就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在那口砖窑边玩耍。

炉火烧起来的时候，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通红的火光映照着他们开心的笑容，弥漫的烟火模糊了他们的身躯。我坐在外面，静静地看着，看着砖窑中的熊熊火光，心中的火光也熊熊燃烧，希望家中那土墙破瓦的老屋赶快换上新砖新瓦，替我们遮风挡雨，保护我们温暖长大。

父亲和村民们烧制完砖瓦后，就会把洗净的番薯拿到砖窑里，利用余火烤起来。随着滋滋的响声，一阵阵的香味弥漫起来，也随之飘入了我的鼻子，真是馋人！我对着窑洞，垂涎欲滴，望眼欲穿。不一会儿，父亲把一根烤熟的番薯拿到了我的身边，稍加冷却后，用他那宽大的手慢慢地把上面的皮剥下来，然后递给我。我

急不可耐，父亲看我那副馋急的样子，赶紧提醒我很烫。在父亲的提醒下，我才从狼吞虎咽变成了细吞慢咽，慢慢地品尝着，尝完后，余香绕齿，久久不散。

等砖瓦烧制完成冷却以后，我会缠着父亲到窑顶看。因为这砖窑从外面看就像一个城堡，高高地突起在地上，让童年的我充满了好奇。父亲空下来的时候，经不住我的缠磨，就会带我爬上窑顶，扶着我，让我从窑口往下看。当我充满期待的眼神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的是清一色的暗灰色的砖瓦，一圈圈层层叠叠。我感觉好失望，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辉煌。父亲看着我失望的样子，笑呵呵地鼓励我继续保持探究之心。

等这些砖瓦被卖掉，砖窑里面被搬空以后，我就会蹦蹦跳跳地跑进砖窑中，只见一束光线从上面射了进来。我一抬头，上面的窑孔中满是光亮，对童年的我来说就好像是一片天穹，我似乎身在天穹之中了。

一天的劳作结束后，父亲和村民们就开心地回家了。每每这个时候，父亲就会把我托举起来，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用他那有力的大手拉着我的小手。伴随着父亲的欢快脚步声，路边沟渠中流入水田的哗哗水声就像是欢乐和幸福的水流，也流淌在了我幼小的心田之中。

如今，父亲的砖窑，早已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中，但那童年的歌谣，一直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吟唱。

老马

□孟远策

父亲，像一匹老马。这样说，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父亲属马，二是因为他是家里的司机。

虽然父亲按开车的资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匹老马，可他似乎从来不识途。他总是一不小心拐错了路口，或者一开心就开过了头。有一回，他送母亲和外婆去保利大剧院看越剧，竟然开过大桥去了朱家尖。父亲倒是从不在乎这些，嘴上常年挂着一句“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每年回老家时往返的四个小时，是父亲最爱乱开的时候，却也是车上最快乐的时光。我和母亲在后座玩飞花令，放开嗓子唱歌，或是挑战背一首长诗。父亲一边开车，一边胡乱插嘴，时不时背上几句前后不搭的诗，唱几句他最喜欢的老歌，讲一讲他高中时到钱塘江边春游野炊的事。整辆车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玩得累了，我躺在母亲腿上看着车窗外面的

蓝天，听着导航的声音。过年时还算冬日，但车里暖得像春天。

在我上了高中以后，父亲依旧负责接送。那天晚上，父亲给我看一则他刷到的小视频。视频里，女儿从学校里打电话给父亲，说她太累了，想要回家。她的父亲回答她：“没关系的，你回来吧。”我抬起头，看看前面驾驶座上的父亲。他的身影突然显得格外可靠。

车子奔驰在温柔的夜色里，向着那盏属于我家的灯。父亲是匹识途的老马，他的所在，就是家的方向。

父亲的味道

□安然

公交车停靠站点时，上来一位50多岁渔民打扮的中年男子。车内拥挤，他和我靠得很近。我闻到他身上有股强烈的鱼腥，又夹杂着香烟的烟臭味，旁边的乘客或扭头或掩鼻。我情不自禁地心里一酸，又想起已故数十年的父亲，回忆起那曾经熟悉的味道。

我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扛着锄头和泥土、粪肥、庄稼打交道。日子久了，身上便有一股独特的味道。这股味道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觉得是一股“臭味”。

听母亲说，在我4岁那年，有一天傍晚，父亲从地头回家后，放下粪桶担子，在院子里看到我，便张开双臂唤着我的小名，叫我跑过去。我高兴地迈开小步子，连蹦带跳地奔向父亲的怀抱。可当父亲一把抱住我，要亲我的时候，我推开了父亲，说：“阿爹，贼臭，去洗洗，去洗洗。”父亲笑了，他轻轻地放下了我。

从此，父亲每天从地里或田里歇工回来，放下劳动工具，回到房内必定先洗澡，换好衣服后再来抱我。

父亲干农活从不贪懒，早出晚归，生产队里什么脏活、臭活，他都是抢着干。生产队为增加肥料，在附近蛟头街道边建造了两个茅厕，每隔一两天，茅厕的粪桶就满了，要把粪便挑回来。很多社员都不愿上街去挑粪便，父亲主动把活要了过来。几乎是每天早晨或夜晚，趁着街道上行人稀少时，父亲就上街到茅厕挑粪便，挑回来后，再吃早饭或晚饭。如此一来，身上难免残留着“便臭”味。

刚开始几次，我闻到臭味就感到恶心，不想与父亲同桌吃饭。就是同桌，我也是屏住呼吸，狼吞虎咽一下子就吃完了。母亲见此情景，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没有粪肥臭，哪有稻米香。”我深知母亲是在说给我听的，要我尊重父亲，尊重农民。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父亲的味道。

记得是夏天的一个夜晚，大约深夜十二点半，我发起了高烧，母亲和父亲急匆匆地打着手电筒，背着我去医院。我紧贴着父亲的背脊，父亲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厚厚“自做布”衬衣，衣衫上还有股农药气味，因为白天父亲在棉花地里治虫，喷洒过农药，很晚才回家。父亲走得飞快，一会儿翻过了小山岗，我感觉到父亲的背湿漉漉的，是汗水渗透了衣服，由此，汗酸味夹杂着农药味……

母亲打着手电筒，一道光柱照射在父亲前面的小路，父亲气喘吁吁地背着我，心急火燎地往前赶路。忽然，随着一声“哎呀”，父亲一个踉跄，单膝跪倒在了小路上，原来是被路上的石头绊倒了。他左手撑在地上，右手护着背上的我，首先扭过头来问我：“儿子，吓着你了？”他顾不得伤痛，立即起身，拍掉左手的沙子，背着我继续赶路。

到了医院，值班医生马上给我测体温进行诊断。我看到父亲左膝盖的裤子破了，还有明显的鲜血印迹，方知刚才父亲摔得不轻。我轻轻地问父亲：“阿爹，你的腿出血了，疼吗？”父亲怜爱地摸着我的头，笑眯眯地说：“你这孩子，发着烧，还记得阿爹这点伤。我没事，阿爹强壮着呢。”我往父亲的怀里靠，又闻到了他身上那熟悉的汗酸味，同时体会到父亲那种爱的味道。

1968年，父亲已是58岁的人了，为了供养我读书，他仍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坚持天天扛着锄头参加生产队劳动。为了家里节省开支，他毅然戒烟。不幸的是在一次耕作时，父亲得了病，从此卧床不起，在当年12月病逝。

父亲的味道，是他为了让一家人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的见证。我怀念这种特殊的味道，犹如怀念父亲温暖的怀抱。



市区天气：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早晨部分有雾。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气温：21~29℃。明天气温：22~26℃。市区风力：今天东到东南风3~4级，今天夜里增强到4~5级。明天东到东北风4~5级。今天蓝天指数为：四级，有可能出现蓝天。今天紫外线指数为：三级，外出时请戴好遮阳帽、太阳伞等，并涂擦防晒霜。

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6月15日20时发布